

[云荒]

YUN
HUANG

羽

Yu

ANYUE

卷三

黯月之翼

沧月

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云荒]

YUN
HUANG

羽

Yu

ANYUE
ZHIYI

卷三

黯月之翼

沧月·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一个梦，可以反复做上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只要不醒来，便能假装一切还存在——暗夜里前行的人永不能回头，只能追逐着梦境一直往前，直到那条路的尽头。传说那里，人才能遇到真正的自己。

当魔之瞳睁开，命运之轮旋转，天地或许都将化为齏粉。

当紫玉成烟，仲夏雪逝，唯有化为曼珠沙华，盛开在你的坟墓。

——题记

[目录]

序章 · 001

第一章 兄弟 · 006

第二章 展翼 · 022

第三章 夫妻 · 044

第四章 霜之墓园 · 073

第五章 灰烬之炽 · 098

第六章 分飞之途 · 115

第七章 星之大海 · 133

第八章 夜莺 · 158

第九章 旅途 · 180

第十章 青木堀 · 198

第十一章 亡人村 · 224

第十二章 密林仙踪 · 253

第十三章 通天之木 · 284

第十四章 天国坠落 · 310

第十五章 毁灭之瞳 · 331

第十六章 隐族之谜 · 355

第十七章 黯月之翼 · 366

尾声 · 387

[序章]

当赤炎之瞳张开，点亮云荒心脏的时候，在遥远的西荒，陆地与海的尽头，僧侣凝望着镜湖方向，低诵了一声“阿弥陀佛”。黎明前的暗淡天光下，猎猎的火光映照湖面，从远处看去，伽蓝白塔仿佛被托在一片火烧云里——那样大的火势，应该是席卷了至少半个帝都。

到底出什么事了？

孔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掌心。那个金色的命轮静静地停在那里，没有丝毫动静。显然伽蓝帝都那边发生了什么，可是龙和凤凰为何没有任何消息？连星主也很久没有传来谕示，难道是……

想到这里，孔雀心里一震，隐约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然而心念一乱，手心的佛珠便立刻不安分地跳动起来，一颗一颗地撞击着他的手心，发出恶灵嘶嘶的呼啸。孔雀连忙收敛了心神，重新合十诵经，将那些冤魂镇了下去。

时间在一天天消逝，接近大劫到来的那一刻。魔即将从九百年

的沉睡里苏醒，破坏神的力量逐步加强，号召天下所有戾气邪灵的来朝——那些从各处汹涌而来的邪气正在往狷之原上会聚，隐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以迦楼罗金翅鸟为中心，只等时间一到，就将化为倾覆天下的巨浪！

而在这一刻到来之前，天地之间已经表露出了不祥的征兆。

记得不久前在狷之原和龙相遇的那一日，魔的力量也曾经一度大盛，迷墙甚至出现了局部坍塌。当他从空寂之山上下来时，隐约能感觉到有一股邪气顺着缺口逃逸，消失在云荒大陆的深处。

那一天，同时也是冰夷在巫礼的带领下秘密潜入云荒大陆，再度试图闯入迦楼罗金翅鸟的一天。当他和龙登上迦楼罗顶部，检视那个命轮设下的封印时，发现星主设下的封印居然有松动的迹象。

封印松动，迷墙坍塌，这被封在迦楼罗内的魔之力量，是否曾经外泄逃逸过？

种种迹象，一直令他心里难以安定。

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散布在天下各处的伙伴们却还是没有消息，甚至连星主都选择了沉默，这是历次大劫到来时从未有过的。不祥的感觉在不断蔓延，令他这样经历过上百年大风大浪的人都有一些心力交瘁。

当破军金色的双瞳睁开，天地为之倾覆时，他们几个人，是否能再一次扼住命运之轮，就像过去九百年里做到的那样？

黑暗的迦楼罗内部有幽暗的光在浮动——那是地上千百颗散落的明珠。

在那些明珠中间，静静地跪着一个少女。她双手合十，在台阶下仰望着坐在金座上的破军——有淡蓝色的薄冰覆盖着他，让他仿佛沉睡在深海里。九百年过去了，任凭子民日夜呼唤，他只是在黑暗的深处沉睡，唯有心口的封印、左臂上一明一灭的火，预示着座上的人并不曾真正死去。

她被送到这里来，送到他的庇佑之下，等待着时间到来的那

一刻。

“破军殿下，我们漂流海外已经九百年。”星槎圣女在面纱背后低声祈祷，“请求您早日醒来，带领族人回到大地、回到故乡吧！”

仿佛回应着她的请求，忽然间黑暗里发出咔的一声响，火光猛然明亮了一下。

“破军！”星槎圣女惊喜万分地抬起头，看到金座上魔的左臂有一处火光燃起！那是一股细小的金色火焰，居然冲破了薄冰，在破军的左手上燃了起来！那一点火是从后土神戒上燃起，跳跃在他的无名指上，虽然细微却醒目。

“封印……封印松动了！天啊……破军、破军大人！”星槎圣女在黑暗里膝行在台阶上往上奔去，颤抖着，想去跪下来亲吻金座上人的手。然而她还没有接触到，那一点火光忽然大盛，一下子将她卷了出去！

她自小接受十巫的联席教导，也算是术法上的顶尖高手，然而在这种猛然绽放的金光面前居然根本无法抵抗，瞬间沿着台阶滚落，昏迷在一地的珠光里。

黑暗里，金座上的破军缓缓睁开了双眼。

是谁？是谁在这里？为什么他刚才依稀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就如在耳畔？

或许因为大限的迫近，他的神志开始越来越长久地回到这个被魔控制的躯壳里。而奇怪的是，在这次睁开眼时，耳畔没有了九百年来片刻不曾远离的魔的低语——那个被封印在他身体里的破坏神，居然开始寂静了。

多么奇怪的静谧。九百年来，他的耳边无时无刻不在呼啸着那个声音，那个存在于他身体里的破坏一切、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令他的灵魂如入火窟，永远不得安宁。

不过，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必须承受的。

九百年前，他任凭师父将剑刺入自己心口，封印了身体里那越来越不受控制的魔物——他选择了以身作为牢笼，囚禁那个破坏一

切的魔，在迦楼罗金翅鸟里孤独地沉睡了九百年。

囚禁了魔，也囚禁了自己。

在黑暗而漫长的岁月里，他的意识逐渐模糊，肉体逐渐衰弱，许多昔年曾经为“人”时的记忆都开始变得遥远。然而，他的心始终不曾死去。一种渴盼的暗火在心底燃烧。那是一种至死不灭的希冀：期待轮回里的重聚，期待在茫茫人海里还能有一个眼神的交错，哪怕是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也能在瞬间认出那个人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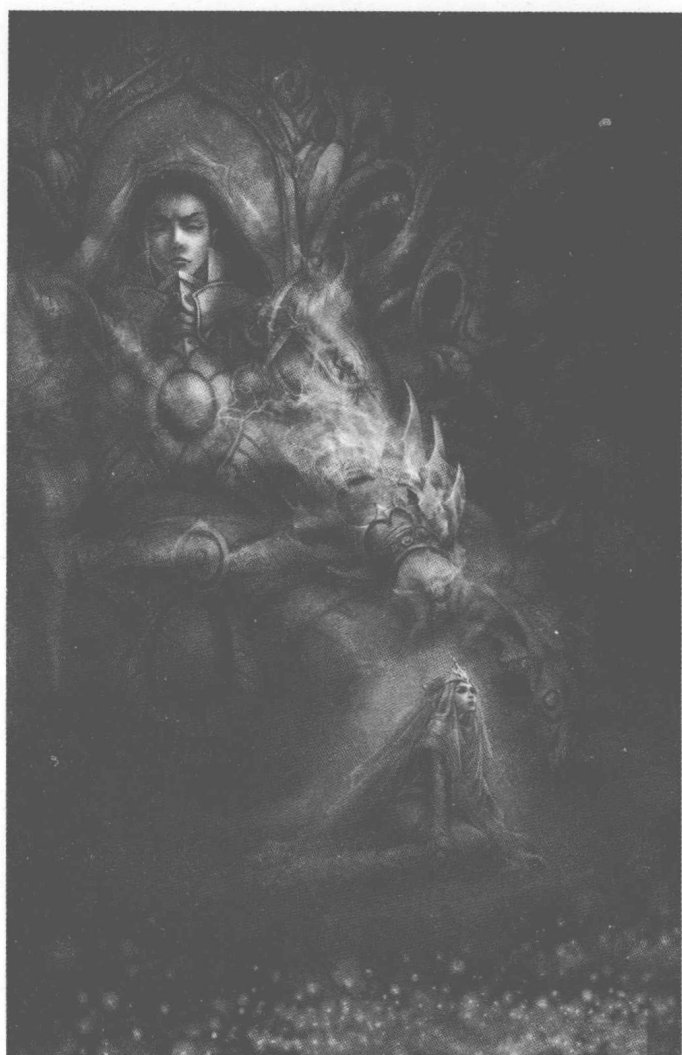
九百年后，再一次在黑暗里醒来，空旷的迦楼罗里却忽然出现了陌生的气息。

他坐在金座上，眼神忽然有细微的波动——那个匍匐在幽暗的明珠光华深处的女子，从远处看去，面纱背后的侧脸居然是那么相像！

被禁锢在金座上的人努力地一寸一寸抬起手，似乎是想去拂开那一层薄薄的面纱。然而刚一移动，心口的封印便传来一阵剧痛，蓝色的薄冰迅速蔓延，瞬间重新覆盖了那个被火焰燃穿的小洞。

火熄灭了，他再度被禁锢。

“不要急呀……破军！”那个九百年来熟悉的声音重新响起——魔在沉寂许久之后，再度浮现在他的灵魂深处，带着莫测的笑意低语，“时间还没到……不过这一次，你的愿望一定会达成。”



[第一章]

兄 弟

白帝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暮色初起。

平日喧嚣繁忙的叶城城门紧闭，东西两市均已提前结束，连通往帝都的水底御道都被关闭了。大批军队聚集在镇国公府，将慕容氏全族关押——这一切，都因为叶城的城主、镇国公慕容隼，此刻已经成为头号被通缉的要犯。

“禀白帅，全城都搜遍了，还是没有镇国公的下落！”

眼看日头一分分偏西，有斥候上来禀告，令元帅的眸子又黑了一分。慕容隼，你犯下了逆天大罪，火烧帝都、害死了夜来，如今却做了缩头乌龟躲起来了么？你竟真的不顾满门数百口老幼的性命？！

“喂，你想干什么？”琉璃看到他眼神阴沉下来，连忙上前一步，“别乱杀人！”

“九公主，快和我们回去！”珠玛眼见天色一分分暗下来，生怕白墨宸在盛怒之下把方才的赌约当了真，真的要把九公主的命也

留在这里——听说昨夜帝都里发生了大事，作为外族的卡洛蒙世家如今躲都来不及，这个丫头还真是不知好歹，居然这个时候跳出来为慕容家强出头。

“我不回去！”琉璃却站在那一群被锁起来的男女老幼旁边不肯离开，生怕自己一走，坐在马上的那个家伙就会把这些无辜的人杀了。然而看到军容严整的骠骑军，她也不由得心下暗自焦急。

都这个时候了，慕容他到底去哪里了？

今天清晨，她带着慕容隽乘坐比翼鸟从帝都那个魔窟的大火里飞出，落在叶城北门。那时候，她还想送他回府邸里去，可慕容隽坚持就此告辞，并且再三警告她一定要对这一夜发生在帝都的事情守口如瓶。

“你已经靠得太近了，”他说，“小心火会烧到你身上来。”

她愣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会惹祸上身吗？

“烧就烧，怕什么？”她嘀咕，“刀山火海都闯出来了。”

“不能再连累你了。”虽然刚经历过重大的打击，然而慕容隽的神志还算清明，不曾乱了分寸，坚决不再让她同行。“慕容氏立刻要有灭顶之灾，你身为卡洛蒙家族的九公主，要和我保持距离，不可继续卷入。”

“灭顶之灾？”琉璃心里咯噔一声，“出什么事了？”

“没事。放心，我不会就这么死了……还远没到结局呢。”他冷冷地笑，手指在抽搐着，上面那个细小的伤口里又有血沁出来。他只想尽快打发了这个丫头，不住催促：“快回家去，什么也不要管。接下来是我和白墨宸之间的事情——你今晚在帝都里对我的恩情我一定会记在心上，希望来日能报答。”

“我才不需要你报答什么……”琉璃嘀咕着，却只是看着他的手，有些发呆——这个伤口真的很奇怪啊……有那么重的邪气，似乎不像是割伤那么简单。

琉璃皱了皱眉头，恨不得把他的手扯过来看个仔细。然而慕容

隼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他迅速跳下比翼鸟，匆匆离开了北门城楼。奇怪的是，她注意到他并没有直接奔回镇国公府的方向。

帝都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不立刻回家，到底准备去干吗？

她虽然有些担心，但也只能这样和他分道扬镳。

回到秋水苑，就看到父亲和族人早已连夜准备好了行装。广漠王也顾不得责问女儿昨天一夜去了哪儿，立刻喝令她上马车，和族人一起即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不得不随自己在世间的唯一监护人离开，然而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觉得可能有事情要发生。

果然，刚走到叶城门口，就看到镇国公府被白帅带兵围了起来。更奇怪的是，到了这样的关头，慕容隼居然不在府邸里！

珠玛催促着她赶紧离开，然而这样的事，她既然遇到了，又怎能袖手旁观？

“九公主……”珠玛还想劝这个不知好歹的公主。“随她吧。”忽然间，广漠王出声说了一句，也走下马来和女儿并肩站着，“马车里不透气，我下来陪你站一会儿，一起等等镇国公。”

琉璃看了一眼这个“父亲”，忍不住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

一看到王走下了车，全部卡洛蒙族里的勇士呼啦啦地都跳了下来，将两父女围在了中间。骁骑军看到那么多全副武装的西荒战士加入了这个局面，不由得一阵紧张，个个如临大敌，刀出鞘，箭上弦，冲突一触即发。

骏音看到这样的局面，心里越发不安，虽不便公开和白帅对立，却私下叮嘱战士们克制情绪，不要一时失控起了冲突。帝都那边的局面还没彻底平静，这边如果又和广漠王的人起了冲突，白帅无疑要腹背受敌了！

一时间，双方刀兵交错，只要一个克制不住便要演化成激烈的战斗。

白墨宸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少女，眼神凌厉。然而仿佛知道他想要说什么，琉璃抬起头来，恨恨道：“放心，他一定会来的！”

“呵，你倒是相信那家伙。”白墨宸冷笑了一声，握着马缰的手青筋凸起，“那好吧，”他用一种冷淡到残酷的声音道，“我们一起等。等到酉时，如果他还没有来的话，那么，慕容氏所有人都要被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一个不留！”

他看了一眼琉璃，淡淡道：“九公主，别忘了你和我打过赌——到时候你如果输了，就别怪我一并请君入瓮。”

白帅带兵包围镇国公府的消息不到半天便传遍了全城。然而，和这个消息相关的人却昏昏沉沉地醉在了温柔乡里，浑然不知危险已经步步逼近。

“怎么办啊……”国色楼里，老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那边白帅要灭镇国公府了，可这慕容家的大公子居然在这里醉得不省人事！

“算了，还是把他交给白帅吧！”老鸨只犹豫了片刻，便下了决心。

“可是……”天香扭着身子，坐在榻边看着大醉的人，有些犹豫：“逸公子好歹也是老恩客，这些年来散了多少钱在这楼里？”她嘀咕着，有些于心不忍，“如今外头一个不好，妈妈就要把他给卖了，也未免太无情了吧？”

“没办法，”老鸨叹了口气，擦了擦冷汗，“我们这些青楼女子是蝼蚁草芥一样的贱命，哪里敢和那些有钱有势的贵人作对？小妮子你可别犯糊涂，今日包庇了他，说不定接下来被灭门的就是我们国色楼了！”

天香本来是个没多少见识的青楼女子，吃了这一吓，顿时也不敢再多说话了。只能任凭老鸨开门出去，吩咐小厮去通风报信，自己看着榻上醉醺醺的贵公子暗自垂泪。

毕竟还年轻，刚入这个行当不到一年，她的心还是软的。慕容逸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这个世家公子就算对自己没有真正的爱意，至少也在自己身上挥霍了那么多金钱，如今要把他推入死地，她的

心里不能说没有一丝波折。

难道……真的让妈妈就这样去叫人来把慕容大公子卖了？

天香看着沉睡的人，挣扎了良久，终于忍不住伸出纤纤十指去推了他一下，想把他叫醒，让他快逃。然而床上的人刚不耐烦地睁开了眼，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忽然间只听到背后的窗户响了一声。

“谁？”外面形势紧张，她已经如惊弓之鸟。

然而，还没有回过头，只觉得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对不住了。”悄然出现在房里的是一个和慕容逸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公子，满身风尘，面色疲惫地看着被家臣击昏的女子，叹了口气，“真是没想到你身为妓家，居然还有这等善心……也算是难得了。”

夕阳西下，晚霞如血。外面都是士兵，全城都在搜捕。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镇国公慕容隼，居然这个时候出现在了这里！

慕容隼看着榻上酒醉酣睡的兄长，眼神微微一变，对着一边的北阙尘点了点头。家臣心知肚明，便立刻带着昏迷的天香退了出去，安置在楼下。

国色楼里一片寂静，只有浓香和酒气弥漫，充满了醉生梦死的味道。

外面都已经这样危急了，他的兄长却还是自顾自地在这里酣睡。慕容隼默不作声地叹了口气——逸已经在这样的气息里浸泡了十几年了吧？昔年那个轻衣怒马、意气风发的兄长早已不复存在。如今他沉迷酒色，已经把自己糟蹋成了这个样子。

是自己的罪孽吗？

慕容隼俯下身去把大醉的人提了起来，用力摇晃：“哥……哥！快醒醒！”

然而慕容逸醉得狠了，只是咕啾了几声，继续鼾声如雷。慕容隼看着烂醉如泥的兄长，眼神一冷，忽地一松手——“啪”的一声，慕容逸直直摔在了地上，身体先是在硬木的案几上重重磕了一下，然后又落在地上，后脑着地。

那一瞬，剧痛终于让醉酒的人醒过来了。慕容逸嘴里嘟囔骂了

一声，醉醺醺地动了动，睁开了眼睛，眼神却游离。

“起来！”慕容隽一把将他提了起来，“跟我走！”

“是……是你？你想干……干什么？”慕容逸朦朦胧胧看到是弟弟在面前，却懒得动上一动，大着舌头，“怎……怎么跑来这里了，镇国公大人？我……我又不和你争什么，找……找个粉头取乐，你也要管吗？”

“啪！”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在了他的脸上，把半梦半醒的人彻底打醒。

“等你一觉睡醒，慕容家都要死了！”慕容隽厉声道，“死绝了！”

他一贯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甚少有这样激动凌厉的语气。慕容逸全身一个激灵，猛地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兄弟：“你说什么？”

“自己来看！”慕容隽拖着兄长一直到了窗边，抬起手指给他看镇国公府的方向——那里，赫然有密密麻麻的士兵包围着巍峨的府邸，水泄不通，府里一片慌乱，隐约听得到里面传来妇孺老幼的哭喊声。

“看到了吗？那里面有我们的叔伯婶娘，大小上百口人，还有嫂子……你的妻子。”慕容隽低声道，“哥，你就准备在这里看着他们死吗？！”

“这……这是怎么回事？”慕容逸算是彻底清醒了，“骁骑军？”

“白墨宸下了灭族令。”慕容隽脸色苍白，“日落行刑。”

“什么？”慕容逸一震，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脱口而出，“不，不可能……我们慕容氏有祖传的丹书铁券！光华皇帝有遗命，就算我们慕容氏犯了滔天大罪，也不可以株连九族！”

“是。”慕容隽咬牙，“但现在白墨宸管不了这些了。”

“你……你干了什么？竟然要让慕容氏落到这样的境地！”慕容逸回过头，一把抓住弟弟的领口，“你到底干了什么！白墨宸……白墨宸和我们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

任凭对方推搡着，慕容隽脸色死去一样苍白，沉默着，许久才

道：“是我的错——但现在多说这些毫无用处，我来找你，是希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兄弟同心，救家族于危难。”

“兄弟同心？”慕容逸怔了怔，忽地大笑起来，“从小到大，我们什么时候‘同’过心？你害得我还不够吗？当初是谁在族人里散布谣言诋毁中伤我，是谁把我的私情密告给父亲让他棒打鸳鸯，是谁令我母亲背负了善妒的恶名成为弃妇？！”

在这一连串的叱问里，慕容隽无言以对。

他看着满身酒气的兄长，眼神里掠过一丝愧疚，低声道：“是。当初是我为了夺嫡不择手段。这一切都是我的不对，我也并不奢求你今日能原谅。”

“你认错了？隽？”慕容逸定定看着他，忽地苦笑，“你居然也会低头认错？”

“无论我认不认，但从一开始，我心里就知道那是错的。”慕容隽抬头和他对视，眼神里慢慢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淡淡道，“只是我不得不那么做而已……你是嫡长子，不会知道像我这样的庶出外室孩子一旦对家主的位置发起了挑战，如果失败，又会有什么结果。”

顿了顿，他一字一字说：“我一定要赢。否则，就是死。”

“赢，或者死？”慕容逸不出声地吸了一口气，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弟弟一样看着他，喃喃道，“真是君子之表，狼子之心啊，弟弟……在你的人生里，从没有退让或者无争这些词吗？所以你夺走了权位不算，还毁掉了我整个人生？”

“对不起。”慕容隽低声道，“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但我们毕竟是兄弟。”

“对不起？我们的兄弟之情，也只不过到十岁那年为止……”慕容逸满身酒气，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你对我做了那些事，我却不想报复你，因为你已经代表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如果要报复你，就等于报复整个慕容氏。我不能这么做。”

慕容隽叹了口气，低声道：“我知道你一直比我宽容。”

“宽容？”慕容逸苦笑，“木已成舟，我不知道报复还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也明白，从小你就什么都比我优秀……功课也好，权谋也好，处事也好，样样都比我强十倍——你远比我更适合当城主，慕容氏应由你来重振家声。”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一把抓住了弟弟的衣襟，厉声道：“但是，今日又是什么局面？你……你做了什么，怎么将慕容家害到了这种地步？！”

慕容隽任凭他怒斥，没有一句话可以回答。

要怎样才能对这个只知道醇酒美人的哥哥解释这十年来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如今地步的呢？时势逼人，诸方逼迫，不在其位不知其艰难……他有千百种理由。可是，到了如今，这一切的话语又是如此苍白无力。

“都是我的错。”他只是低声说，“如今只有你能出面救他们了。”

“我？救他们？”慕容逸怔了一下，忍不住苦笑，“连你都做不到的事，我能做到？我已经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人了……”

“不！你不是废人！”慕容隽忽然开口，“此刻你若是不站出来，传承九百年的慕容氏就完了！”

“昔年你夺去了镇国公之位，今日却要我作为嫡长子站出来？哈！”慕容逸怦然大笑，满身酒气地推开门，走下楼去，“好，既然你要我‘站出来’，那我就如你所愿！我回镇国公府去自首，和他们死在一起！这是眼下我唯一能做的——你可满意？”

“不！不要贸然去，先听我说！”慕容隽抢先一步，握紧了兄长的肩膀，眼神灼灼，“如今只有你能救他们了……按我说的去做，一定能救他们！”

“什么？”慕容逸回头看到弟弟的眸子，忽然间静了一静。

那样的眼神，猎猎如火，却深如不见底的海。隽从小就是极聪明且有城府的孩子，每次他有这样的眼神，就显示他对某件棘手的事已经胜券在握。宛如十年前的那个黑夜里，他带着人将自己抓回府去的时候一样。